H. H. MU CHINESE LIBRARY

# 尺牘雋言卷之九

閩莆陳臣忠景周甫輯　吳興閔邁德日斯甫校

## 唐

### 荅薛收　太宗

覽讀所陳實悟心膽今日成我卿之力也明珠兼乘豈比來言當以戒心書何能盡今賜卿黃金四十錠以酬雅意



### 賜褚亮字希明　太宗

昔年師旅卿常入幕今茲遐伐遂已懸車倏忽之間

移三十載眷念疇昔我勞如何今將遂艮東行想公
於朕不惜一見於膝下耳

荅玄奘　　高宗

知欲晦跡巖泉托慮禪寂仰挹風徽寔所欽尚法師
津梁三界汲引四僧智皎心燈定凝高水非情塵之
所翳豈識浪之能驚道德可居何必太華空寂可舍
豈獨少室幸戢來言勿復陳請

賜武攸緒　　中宗

王高標峻尚雅操孤貞草芥貂蟬錙銖纓紱逍遥林

谿傲睨箕潁有年歲矣長望高烈思湔風煙機務殷繁有懷莫遂今遣國子司業杜慎盈以禮命徵辟掃夔龍之第虛稷契之筵神化丹青朕之志也豈以黃屋之貴傾彼白雲之心通變之宜希從降志延佇閶闔若在汾陽

賜蕭俛　　文宗

吾以元子幼冲切於師訓欲以賴汝發明古今冀忠孝之規日聞於耳特遣左右至於林園而卿高蹈翛然屏絕趨進復遣令弟還吾詔書天爵自優冥鴻方

遠不轉之志其堅若山循省來章致煩爲愧

又　　　　　文宗

卿道冠時髦業高儒行留芳巖廊逸老林壑志不可
奪情見乎辭鴻飛入冥吟想增歎

與京師無盡藏　　　　　釋道會

時會繫丁獄諸僧至冬寒酷故致書求施

自如來潛影西國千有餘年正法東流五百餘載雖
復赤髭青眼大開方便之門白脚漆身廣示歸依之
路猶未出於苦海尚陸沉於險道況五衆名僧四禪

真堪玄對

教首頭陀聚落唯事一餐宴坐林中但披三衲加以無緣之慈想升鍤以代錫履不輕之行思振錫以避蟲令有精勤法子淸淨沙門横被囚拘實非其罪遂使重關早落覩獄吏而魂飛淸室晩開見刑官而思盡嚴風旦灑穿襟與中露俱飄繁霜夜零寒心與氷灰同殪若竟不免溝壑抑亦仁者所恥

荅王績字無功　杜之松

敬想結廬人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烟霞性之所適蔭丹桂藉白茅濁酒一杯淸琴數弄誠足樂也

知趣

## 與博昌父老

駱賓王

自解攜襟袖將十五年交臂存亡略無半在張學士溘從朝露辟閭公倏掩夜臺故吏門人多遊蒿里耆年宿德但見松丘嗚呼泉壤殊途幽明永隔感今懷昔不覺涕之無從也

今西成有歲東戶無爲野老清談怡然自得田家濁酒樂以忘憂故可洽賞當年相歡卒歲寧復惠存舊好追思昔遊風月虛心形留神往山川在目室邇人遐以此懷勞增其嘆息

## 與釋慧淨　法琳

近覽所報辛中舍析疑論詞義包舉比喻超絕璀璨眩離朱之目鏗鏘駭師曠之耳固以妙盡寰中事殫辯囿法師博物不羣智思無限扇玄風於鶴籥振法鼓於龍樓七貴挹其波瀾五師推其神雋既聳垂天之翼又縱橫海之鱗支遁之匹王何寧堪並駕帛祖之方嵇阮未足連衡用古儔今君有之矣琳謝病南山棲心幽谷非出非處蕩慮於風雲無見無聞寄情於泉石偶觀名作實遣繁憂乍覽瓊章用袪痼疾徘

情景在前

徊吟諷循環卷舒蘊畜懷袖之中不覺紙勞字故

招裴迪　　王維字摩詰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温經猥不敢相煩輒獨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踈鐘相聞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逕臨清流也當待春中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臯麥隴朝雊斯之不

風韻自遠

遠倘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朗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無忽

上安州李長史　李白 字太白

白遠客汝海近還仰城昨遇故人飲以狂藥一酌一笑陶然樂酣困河朔之清觴飫中山之醇酎屬早日初眩晨霾未收乏離朱之明昧王戎之視青白其眼瞢而前行亦何異抗莊公之輪怒螳螂之臂御者趨名明其是非入門鞠躬精魄飛散

與韓荊州　李白

豪氣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户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譽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

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白謨猷籌畫安能盡矜至於制

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技不合大人
若賜觀芻蕘請給紙筆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閑軒繕
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幸推下流大
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上安州裴長史　　李白

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爲益州
長史白於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羣寮曰此
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
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前此郡督馬公朝野

豪彥一見盡禮許爲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
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淸雄奔放名
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徹句句動人若蘇馬二公
愚人也復何足陳儻賢賢也白有可尚白野人也頗
工於文惟君侯顧之無按劍也
君侯貴而且賢鷹揚虎視齒若編貝膚如凝脂昭昭
乎若玉山上行朗然映人也而高義重諾名飛天京
四方諸侯聞風暗許倚劍慷慨氣干虹蜺月費千金
日宴羣客出躍駿馬入羅紅顏所在之處賓朋成市

有氣槩

白竊慕高誼已經十年雲山間之造謁無路今也運會得遨末塵承顏接辭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跡崎嶇未便何圖謗言忽生衆口攢毀將恐投杼下客震於嚴威然自明無辜何憂悔吝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於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不然投山竄海轉死溝壑豈能明目張膽託書自陳耶

召玄覺大師山居　　朗禪師

自到靈溪泰然心意高低峯頂振錫常遊石室巖龕

方外語

拂巾宴坐青松碧沼明月自生風掃白雲縱目千里名花異果蜂鳥銜將猿嘯長吟遠近皆聽鋤頭當枕細草為氈世上崢嶸競爭人我心地未達方乃如斯儻有寸陰願垂相訪

與子弟　顔真卿 字清臣

吾去歲中言事得罪以不能違道徇時為千古罪人也雖貶居遠方終身不恥汝曹當須諒吾之志不可不守也

上杜司徒　劉禹錫 字夢得

至情

伏讀詔令許移近郊今武陵近京師纔二千者無幾
小人祖先壤樹在京索間瘠田可耕陋室未毀濡露
增感臨風永懷伏希閔其至誠而少加推恕命東曹
補吏罷籍於滎陽伍中得奉安輿而西拜先人松檟
誓當齋志沒齒盡力於井臼之間斯遂心之願也
湘沅之濱寒暑一候陽雁纔到華言罕聞猨哀鳥思
啁啾響異莫夜之後併來愁腸懷鄉倦越吟之苦舉
目多似人之喜俯視遺體仰安高堂悲愁惴慄常集
方寸盡意之句固不在言身遠與寡捨茲何託

[illegible]切

獻權舍人書　劉禹錫

昔宋廣平之沇下僚也蘇公味道時爲繡衣直指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方列于聞人之目是知英賢卓犖可外文字然猶用片言借說於先達之口席其勢而後驤首當時矧碌碌者疇能自異今閣下之名之位過於蘇公之曩日而鄙生所賦或鉅於梅花則沉泥干霄懸在指顧間其詞汰而喻僭誠黷禮也緊游藩之久覬尚舊而霽嚴

荅饒州元使君　劉禹錫

瀕江之郡饒爲大餘干有畒鍾之地武林有千章之材其民牟利鬬力狃於輕悍故用暴虐聞重以山茂樻苦金豐鐐銑齊民往往投鎡錤而即鑪鑄損絲枲而工搴擷乘時詭求其息倍稱閭閻王分土者盡籠其利而幹之坐簿書舛錯爲中執法所劾事下三府以受賕論其刑甚渥于今列郡不寒而慄彼邦人聆其風聲固曰彼浚民者上罪之若此其念民也至矣

與刑部韓侍郎　　劉禹錫

前日赦書下郡國有棄過之目以大國才富而失職

宛轉

者多千鈞之機固省度而釋豈鼷鼠所宜承當然譬
諸蟄蟲壞戶而俯者與夫槁死無以異矣春雷一震
必歘然翹首與生爲徒況有吹律者召東風以薰之
其化也益速雷且奮矣其知風之自乎旣得位當行
之無忽

與崔羣　韓愈字退之

愈近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
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
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

疆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

與衛中行　韓愈

窮居荒凉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與鄂州柳中丞　韓愈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

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
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閤下
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
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
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之馬
以祭敢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兹

與華州李尚書

華州百郡之首重於藩維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挂時
事務爲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親近藥物方書動作

楽石語

鄉思轉切

步趨以致和宣滯爲國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

寄許京兆孟容　　柳宗元 字子厚

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晝夜哀憤懼使毀傷松栢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隷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

與裴塤　　柳宗元

北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憂慄則怠而睡耳

畏途

與蕭翰林俛　　柳宗元

僕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侈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詈僕以悅讎人之心萬罪橫生不知其端

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

奇宕

榮辱又何足道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收名魂魄買土一廛爲耕甿朝夕謌謡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宫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虚爲太平之人矣

與李翰林建　柳宗元

永州於楚爲楚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卽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卽

畏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

## 與友論文　柳宗元

古今號文章爲難自孔氏以來兹道大闡家脩人勵刓精竭慮者幾千年矣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臾而不克

氣籠千古

文法錯落

躑躅而不進力蹶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爲難

與楊誨之　　柳宗元

吾自度罪大但當把鋤荷揷決谿泉爲圃以給茹其隟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爲適亦足老死無戚戚者

上李吉甫相公獻所著文　　柳宗元

始閤下爲尚書郎薦寵下輩士之顯於門闥者以十數而某尚幼不得與於斯役及閤下遭讒妬在外十餘年又不得效薄伎於前以希一字之褒貶公道之

行也閤下乃始爲贊書訓辭擅文雅於朝以宗天下而某又以此時去表著之位受放逐之罰訓薦仍囚錮視日請命進退違背思欲一日伏在門下而不可得常恐抱斯志以没卒無以知於門下冥冥長懷魂魄幽憤故敢及其能言貢書編文冐昧嚴威以畢其志伏惟觀覽焉

謝李吉甫　　柳宗元

宗元質性庸塞行能無取常願操篲醫門掬溜蘭室良辰不與夙志多違昨者踴躍殘魂奮揚蒼念激以

音節踈越

死灰之氣陳其敝箒之詞致之烟霄分絶流盼今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衮濫褒於赭衣龍門俯收於埳井藻鏡洞開而秋毫在照文津傍暢而寒谷生輝化幽鬱之志若覿清明換兢危之心如承撫薦非常之幸豈獨此生

上李中丞　柳宗元

宗元無異能獨好爲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今者畏罪悔咎伏匿惴慄猶未能去之時時舉首長吟哀歌舒泄幽鬱因取筆以書紉韋而編略成數卷

伏念閣下以文章昇大僚統方隅而宗元幸緣罪辜得與編人齒於部內不以此時露其所爲以希大君子顧視則爲陋劣而自棄也敢飾近文四十三首儻或以爲有可采者當繕錄其餘以增几席之汚

尺牘雋言卷之十

閩莆陳臣忠景周甫輯　吳興閔邁德日斯甫校

唐

與姚諫議　李德裕

天地窮人物情所棄閣老至仁念舊再降專人遠逾溟漲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稿木漸榮寒灰稍暖自十月末得疾伏枕七旬屬纊者數四藥物陳裛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羸敗至甚自料此生無由再望旌棨臨紙涕戀

與孟簡　　　吳武陵

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謫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安有聖人在上畢世而怒人臣耶

寄白居易字樂天　　元稹字微之

通地濕墊卑褊人士稀少近荒凶死亾過半邑無吏市無貨百姓茹草木刺史以下計粒而食大有虎貘虵虺之患小有蟆蚋浮塵蜘蛛蛒蜂之類皆能鑽嚙肌膚使人瘡痏夏多陰霪秋為瘧痢地無醫巫藥石

萬里病者有百死一生之慮

誨姪等　　元稹

憶得初讀書時感慈旨一言之歎遂志于學是時尚在鳳翔每借書于齊倉曹家徒步執卷栖栖勤勤至年十五得明經及第因捧先人舊書於西窗下鑽仰沈吟不窺園井如是者十年然後粗霑一命粗成一名及今思之上不能及烏鳥之報下未能減親戚之飢寒抱釁終身偷活今日故李密云生願爲人兄得奉養之日長吾每念此言無不雨涕

與元九書 字微之　　白居易

僕受足下詩常欲承荅來旨累歲已來牽故少暇臨紙復罷者數四今俟罪潯陽除盥櫛食寢外無餘事因覽足下新舊文二十六軸開卷得意忽如會面心所畜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既而憤悱之氣思有所洩遂追就前志勉爲此書足下幸試爲僕留意一省

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豔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遞唱不絕聲

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爲詩仙不知我者以爲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知老之將至雖驂鸞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跡傲軒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

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無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次第勿以繁雜爲倦且以

真趣

代一夕之話也

荅崔侍郎　　白居易

自到潯陽忽已周歲杜門隱几塊然自居木形灰心動逾旬月當此之際不知居在何地身是何人雖鵬鳥集於前枯柳生于肘不能動其心也而况進退榮辱之累耶

廬山在前九江在左出門是滄浪水舉頭見香爐峯東西二林時時一往至如瀑水怪石桂風杉月平生所愛者盡在其中此又兀兀任化之外益自適也

自是至樂

與微之　　白居易

江州風候稍涼地少瘴癘乃至蛇虺蚊蚋雖有甚稀湓魚頗肥江酒極美其餘食物多類北地僕門內之口雖不少司馬之俸雖不多量入儉用亦可自給身衣口食且免求人

僕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爐峰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捨因置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修竹千餘竿青蘿爲墻垣白石爲橋道流水周于舍下飛泉落于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每一獨

寫景逼真

往動彌旬日平生所好者盡在其中不唯忘歸可以終老

作此書夜正在草堂中山窗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睡又聞山猨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瞥然塵念此際蹔生餘習所牽便成三韻云

代書　白居易

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緜緜相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爲文人今其讀書屬

文結草廬於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爲人秉筆慕揚雄司馬遷爲文予佐潯陽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予予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楊而攀陶謝軻一旦盡賫所著書所爲文訪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遍致書于臺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胸中事授軻且曰予到長安持此札爲予謁集賢庾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貴外監察牛二侍御秘省蕭正字藍田

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嘗信其言苟於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骸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持此代書

與人　杜牧字牧之

嗜酒好睡其癖已痼往往閉門便經旬日弔慶叅請亦多癈闕至於俯仰進趨隨意所在

上座主　劉軻

軻結廬廬山之陽農圃餘隙積書案下日與古人磨

句法奇矯

礱前心歲月悠久寢成書癖

與王駕　　司空圖

吾適已自編一鳴集且撐霆裂月劼作者之肝脾亦當吾言之不怍也

上韓建　　李愚客

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坐視凶逆而怠勤王之舉一朝山東侯伯倡義連衡鼓行而西明公欲求自安其可得乎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旬浹之間二豎之首傳於天下計無便於

天然景色

此者

遺朱全忠　　劉守文

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爲烟沈之爲泥願乞所餘以救其命

約友夜訪　　王方

小池春草雨後肥綠夜未半淡月鳴蛙黯山遠樹思亦可遣也巳具勺醑冀展軫以過

宋

荅王觀察　　張詠字復之

足暢懽情

少年無思筭好陪狂徒高談劇飲泊於登朝又倅邊郡塞外清帖公中事稀日與虎侯雜戲爲樂五木未止六博已興投壺奕棋排象旋子斯實耖未無足快心其所至者蹴踘引彊擊射筫帖攘袂揮肘嘷呼爭贏其或八月草枯縱獵渴飲巳泛之酒飢食連血之肉馬不絕馳弓不下臂又若天清氣和列坐暢飲樂奏繁劇貔貅引前擊劒電轉角觝虎爭餘興未窮則巨觥相罰倒甕頹冠略未云止與希生者道眞堪喪魄

知趣

與晏尚書　范仲淹字希文

郡之山川滿目奇勝衢歙二水合於城隅一濁一清如濟如河百里而東遂爲浙江漁釣相望鳧鷺交下有嚴子陵方干之隱茅羣峯四來翠盈軒窓東北曰烏龍崔嵬如岱西南曰馬目秀狀如嵩白雲徘徊終日不去巖泉一支潺湲齋中春之晝秋之夕既清且幽大得隱者之樂唯恐逢恩一日移去

與石推官　歐陽脩字永叔

脩來京師已一歲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

道義之交

懸企之切

方之舟至京師脩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旣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爲憂者常人之情耳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

與仲儀　歐陽脩

湖園淸曠春物鬱榮閒適之趣幽靜尤佳每苦紛勞但深傾羨也老年相知無幾尺書相聞略亦無嫌餘暇何惜數字少慰病翁然以自久無書不敢奉怪也

稱賞得體

答連職方　歐陽脩

前承寵示佳句久欲爲答奈六情底滯不能叩課加之對雷門之前非布鼓之能過也但効曹生游揚季布之名日得傳播於漢東士流之間諷誦傳寫者迨使中山兎悲而洛陽紙貴也今勉成一首以報來賜

答蘇子瞻名軾　王安石字介甫

知尚盤桓江北俯仰踰月豈勝感悵得秦君詩手不能捨葉致遠適見亦以爲淸新婉麗與鮑謝伯仲不知公意何如餘卷正冐眩尚妨細讀嘗鼎一臠占可

知也公奇秦君數口之不置吾又獲詩手之不捨然此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

與沈道原　王安石

辱手筆感慰又復冬至投老觸緒多感但日有卜歸之思耳上聰明日躋然流俗險膚未有已時亦安能久自苦困於此北山松栢聞脩雅說已極茂長一兩日令俞遜往因漸治垣屋矣

荅韓維字持國　蘇舜欽字子美

此雖與兄弟相遠而伏臘稍足居室稍寬耳目清曠

逸興翩翩

同心之雅

不設機關三商而眠高舂而起淨院明窻之下羅列圖史蒲博琴尊以自愉悅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閶二門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沼高臺魚鳥流連不覺日暮

與夏祕丞倚字中立　　司馬光字君實

時虜侵漢地光與中立議立堡竟敗績

當日與中立於東齊討議之時固以成敗自決令諸君俱被譴責而光獨得無咎是賣諸臣以自脫也將

不得列於人類每一念此晝則投筯輟餐夜則擊席嘆吒終身慊慊不可湔洗若貯瓦石在於胸中無時可吐

與魏處士間　　司馬光

自皇祐初拜別又逾十年每聞家兄言老兄精神益明膂力益壯視聽飲食過於少年不知何道修育乃能至是不勝歎慕之深俗網縻縶末由得親執几杖以受教於下坐倘有道之稊稗土苴可使愚陋牽俗之人與知而力行者願時賜誨諭俟他日得侍左右

中病語

然後卒業

與王安石 字介甫　　司馬光

介甫素剛直每議事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訟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無如也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事則惟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詈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于恕乎

與范堯夫 名純仁　　司馬光

惕然

為國忠歟

久絶榮進之心委順田里凡朝廷事未嘗掛慮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誠不意一旦目居此地故事多所遺忘朝中士大夫百人中所識不過三四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其不危墜也

與呂公著字晦叔　司馬光

比來物論譏晦叔慎默太過若此際不廷爭國事蹉跌則入彼朋矣光自病以來以身付醫家事付康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

與文同字與可　司馬光

特承寵惠詩序石刻渺然想見與可襟韵游處之狀高遠瀟灑如晴雲秋月塵埃所不能到某所以心服者非特詞翰之美而已也

謝文潞公　　文同

同違離門館茲已逾年想望恩闕豈忘夢寐自顧寒賤之品不敢非時奏記伏蒙侍中存錄孤生特須手誨丁寧告諭若語子姓奔騰浩蕩揮灑累幅開緘之初勢欲飛騰伏誦數過暖如布帛出詫僚友盡恨不爲己物歸示妻孥皆云便是家寶台躔引照鄙室生

輝昔人有受細林之言而退書諸紳獲山陰之字而別爲一袠豈與不肖今日所得相比儗哉

上歐陽學士　　曾鞏字子固

鞏性朴陋無所能似家世爲儒故不業他自幼迨長努力文字間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嘗自謂於聖人之道有絲髮之見焉周遊當世常斐然有扶衰救缺之心非彼嗜皮膚隨波流搴枝葉而已也惟其寡與俗人合也於公卿之門未嘗有姓名亦無達者之車回顧其踈賤抱道而無所與論心常憤憤悱悱恨不

得發也今者乃敢因簡墨布腹心於執事苟得望執事之門而入則聖人之堂奥室家鞏自知亦可以少分萬一於其間也

又　曾鞏

道中來見行有操瓢囊負任輓車挈携老弱而東者曰某土之民避旱暵饑饉與征賦繇役之事將徙占他郡覬得水漿藜糗竊活旦暮行且戚戚懼不克如願晝則奔走在道夜則無所客寄焉若是者所見殆不減百千人因竊自感幸生長四方無事時與此民

敘事錯綜

有法

宛轉

均被朝廷德澤涵養而獨不識撥穮耜耒辛苦之事
旦暮有衣食之給及一日有文移發名之警則又承
藉世德不嘗矢石備戰守馭車僕馬數千里饋餉自
少至于長業乃以詩書文史其早暮思念皆道德之
事前世當今之得失誠不能盡解亦庶幾識其一二
遠者大者焉今雖羣進於有司與衆人偕下名字不
列於薦書不得比數於下士以望主上之休光而尚
獲收齒於大賢之門道中來又有鞍馬僕使代其勞
以執事於道路至則可力求簞食瓢飲以支旦暮之

宛在目前

饑餓比比民綽綽有餘裕是亦足以自慰矣

上歐陽內翰　蘇洵字源明

洵離家時無壯子弟守舍歸來屋廬倒壞籬落破陋如逃亾人家今且謝絕過從伏門不出亦稍稍取舊書讀之時有所懷輒欲就閣下評議忽驚相去已四千里思欲跂首望見君子之門庭不可得也

與梅聖俞　蘇洵

自思少年嘗舉茂才中夜起坐裹飯携餅待曉東華門外逐隊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據案其後每思至此

即爲寒心。今齒日益老。尚安能使達官貴人。復弄其文墨。以窮其所不知耶。